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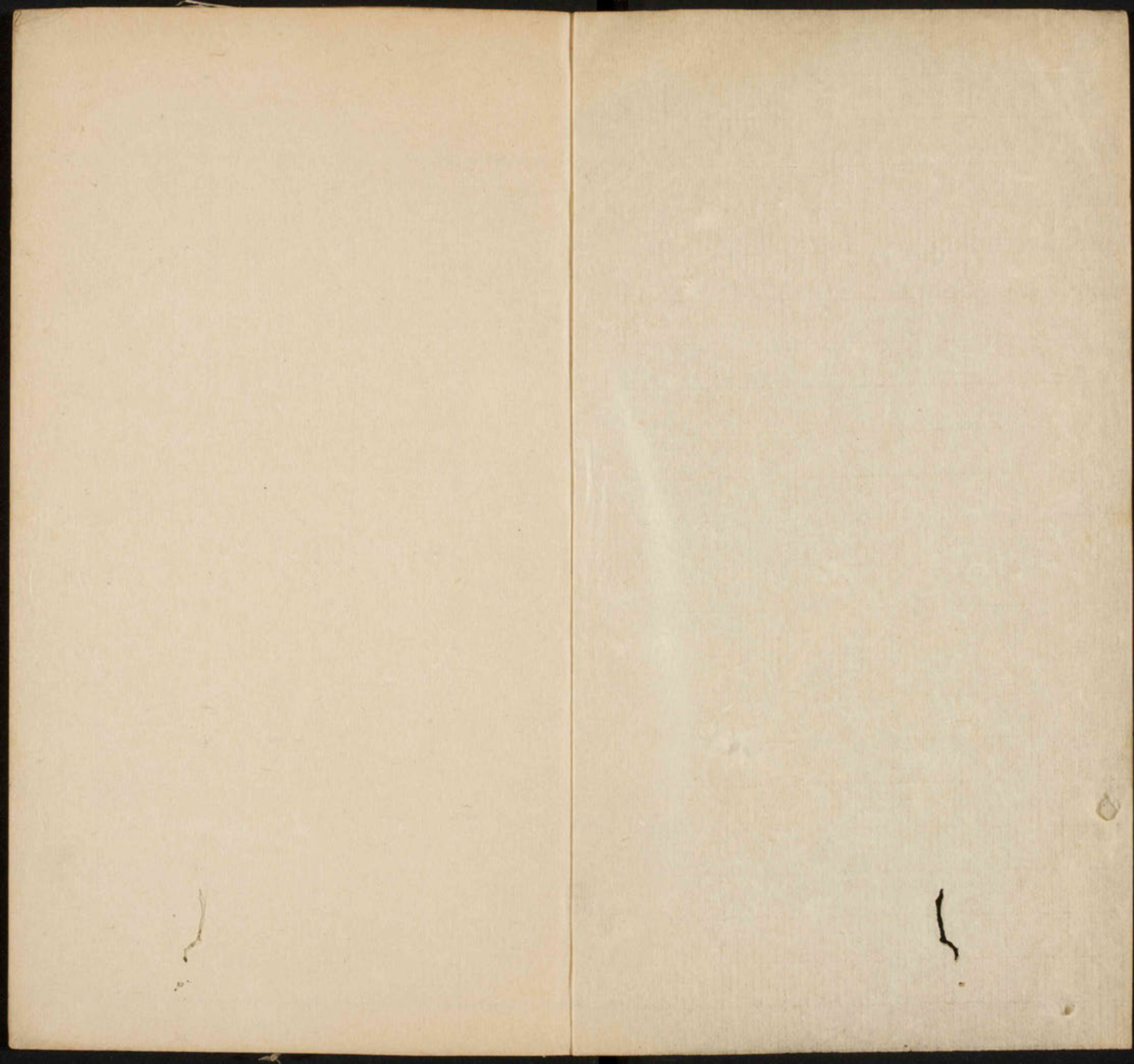
3

4

準  
貴

丙辰年查過

論語鄭氏義疏



卷之二

侯國本國



原甫又有集第表一卷

漢

已付寫手

佚副本成再將原稿歸入



論語鄭氏義十卷張石甫錫瑜所撰  
清稿既空手寫所餘未及終卷而  
生化之憾哉亟謀刻之值此時期未  
能集事後之得之稿者存其姓  
氏獲報昌後未可量也



論語鄭氏義卷一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鄭注已經散佚今僅綴輯成編分章不可必知姑從釋文計其章數有不合於鄭者則改著之

儀徵張錫珩學

子曰

案鄭注已佚攷儀禮士冠禮注云子男子美稱也則注此亦當與彼同集解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子謂孔子鄭亦宜然通稱之言於義未密當非鄭之所從也

有朋自遠方來

注同門曰朋

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案鄭云然者集解包注同鄭所遵用下與朋友交注亦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知義然者公羊定四年傳何注與下注同彼疏云出倉頡篇漢主謂司馬遷云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亦通於此是相承有此訓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亦有此文云出禮記蓋逸篇也云同門者邢疏云鄭元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授學者也朋即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元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

也是其義也

人不知而不愠

**注**愠怨也釋文

案鄭云愠怨也者義出詩邶風柏舟傳說文心部亦然其不知不愠之義注文不具攷北魏時論語用鄭學魏書儒林傳張偉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七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此鄭義也集解何曰愠怒也案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案詩大雅繇傳云愠恚也疏云說文云愠怒也恚怒也有怒者必怒之故以愠為恚是愠亦有怒義但義出引伸非其本訓且怒深而怨淺怨尚無有不怒可知鄭義能包何何義不能包鄭而擅易鄭說何氏之妄也邢疏解何義云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為知而我不知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如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其後一說與魏書所言合唯怒怒義異其前一說即不尤人之義尤訓為過亦與怒近此亦不當訓怒之一證也

其為人也孝弟

**注**孝為百行之本孝經三才章疏

案鄭云然者孝經疏引此注而解之云言人為行莫先於孝此九字乃疏語而余蕭客古經論語鄭注皆連引為注語未察彼疏文義耳是也此下仍當有釋弟之文而殘闕不可攷矣言此者著所以鮮好犯上之由也集解何曰言孝弟之人必恭順亦此義也

而好犯上者鮮矣

**注**鮮寡也釋文

案鄭云鮮寡也者釋詁文集解何曰鮮少也邢疏云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為少案寡亦少也鄭遵雅故何氏改之疏矣錢坫論語後錄以鮮寡也為解矣仁注而此句反缺蓋由誤讀釋耳下章鮮義雖同注不更出錢氏非也

吾日三省吾身

**注**思察己之所行也釋文

案鄭云然者說文眉部省視也是省有察義也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易震卦疏。周禮司諫疏。

案鄭云云者說已具上

傳不習乎

**注**魯讀傳為專今從古釋文。五。四十一。

案鄭云然者釋文引此注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陳鱣曰釋文下采鄭注魯讀云

有子曰  
案鄭注已佚其解何曰孔子弟子有若案禮記檀弓鄭注正則此注亦必從案更此注在弟子列傳云有若孔子四十三歲從集解引鄭君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



云有不引鄭而直載其辭者故于此起例謂放此者皆鄭注也是也云魯讀傳為  
尊者漢初經師皆以口授同經共學章句猶有參差況古魯論出有先後師說不  
同哉經典條例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  
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  
是古魯齊三家所以異讀也傳得讀為尊者說文人部傳從遠也从人專聲以聲  
近借專為傳也但魯讀既異則義亦當殊詩箋題疏云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  
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魯讀當亦專家之義歟云今從古者漢世諸儒  
各守師法黨同伐異不相通假惟張禹受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然未合以古  
文尚非盡善鄭君洞貫經籍意在宏通不主故常歸於求是古文是則從古魯論  
是則從魯齊論長則從齊此以古論作傳為長故從古也然鄭雖從古作傳注經  
散佚文義不具集解何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邢疏以為傳惡  
穿鑿故曾子省慎之案何氏之辭或述舊而掩其名或立異而創其說此不知於  
鄭義然否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

**注**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詩信南山疏。

周禮匠人疏。小司徒疏。大宗伯疏。左傳成元年疏。禮記坊記疏。詩唐詩疏。案革車匠人疏作長較。

案鄭云云者注經散佚其文不具自司馬法至亦不是過焉略同馬融之說今以  
馬注較備推之以當鄭義集解馬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  
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  
不是過焉其義鄭所遵用也云司馬法者釋文云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  
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  
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是也邢疏云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  
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為公侯之大國也錫瑜案鄭注有成方十里及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者亦司馬法文馬引簡略故鄭具引以增成之但今所傳司馬法已  
多佚脫據孔賈諸疏所引司馬法凡有二文一即馬鄭此注所引一見詩小雅信  
南山疏云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  
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二說似有不同鄭於信南山箋融之云六十四井為

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疏云甸音為乘地官小司徒云四邱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為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較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乘共乘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較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二元作一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湫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湫是也鄭和合二說為一之事也革車又云長較者詩秦風小戎傳暢較長較也疏云攷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椁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較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較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較長三尺二寸也攷工記又說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較長半柯是大車之較長尺半也兵車之較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較是長較即革車革車兵車一也云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者此畿外邦國出軍之法約七家出一人王鳴盛曰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急于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是也周禮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彼畿內出鄉遂出軍之法詩魯頌閟宮疏云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家出一人鄉為一軍禮記坊記疏云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是也又小司徒注云司馬

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十井三千家革車士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十人疏云一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案三百家僅出三十人則是十家始出一人與鄉遂邦國並異者彼畿內采地出軍之法坊記疏云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鄭注小司徒井十為通云云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小司徒疏云

其畿外邦國出軍之法亦與畿內同坊記疏又云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齊魯皆云三鄉三遂是諸侯有遂也書費誓疏云大國三軍出自三鄉次國二軍出自二鄉小國一軍出自一鄉是邦國中亦家出一人也

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是也馬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邢疏云以成出一乘千乘故千成案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地城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彼言三百一十六里者大判言之耳實則尚有畸零也知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邢疏云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鄰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是也案坊記疏亦以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證鄭說則鄭注此亦必與馬同但畿內鄉遂及采地與畿外邦國異法而班氏俱以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之法推言之者田疇盛曰古者軍賦雖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之同故舉以為目

**臨陣對敵** 一車七十五人此言是也云邦國國中家一人則與坊記疏異坊記疏云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二百兩

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其義

者坊記疏亦謂大國軍大國軍小國軍小國軍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之同故舉以為目

是也周禮論出軍及封地之法不如此疏之精也又因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

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

用據畿內鄉遂家出一人故云爾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中車職毀折入齋於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

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質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

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蓋可見邦國之與鄉遂不同矣

邦國之兵亦出鄉遂故策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但其出軍之法則

與家出一人者異耳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邢疏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

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

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元作二十六里

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而下之工當脫里字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瑜

案坊記注云成國之賦千乘攷周禮大宗伯云五命賜則注云則地未成國之名

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方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

以成為成國其下七命賜國注亦以侯伯並言則似伯國亦得千乘今云公侯之

封乃能容之不同者五百四百三百之等雖是定制其實封域各因地勢不必確

如其數假令地勢稍贏兩面各得十六里以上即是已滿千乘故云成國之賦千

乘若就定制而言伯方三百里僅容九百乘不能容千乘故云公侯之封乃能容

之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疏云案千乘之賦

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

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詩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傳云大國之賦千乘疏云

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

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

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是也閟宮疏又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下云公徒三

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

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必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

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

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

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王鳴盛曰大國三軍車

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是也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者此蓋因千乘

之國而推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而魯侯地方七百里齊侯地方五百里知猶當

有地方六百里者魯以懿親兼有大功受七百里之地魯以異姓而有大功受五  
百里之地則受六百里地者即非大功要必懿親親莫親於衛晉故云然也特衛  
晉封域無六百里之明文故云與以疑之詳鄭君義當如此但文不具耳知義然  
者詩魯頌譜疏云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  
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  
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合地方  
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又齊譜云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濶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  
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是魯地方七百里有明堂位可據齊地方五百里有左傳可據也左傳昭十二年  
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汲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有是勳親見重唯齊衛晉魯四國為然呂汲太公子王孫康叔子燮父唐叔子  
也齊魯既得大封衛晉亦當不遠故以六百里擬之案邾鄆衛譜邾鄆衛者商紂  
畿內方千里之地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  
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  
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周公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  
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一之疏云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弟封弟康  
叔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  
也唐叔雖成王母弟度亦不能過周公故並云六百里也但周公之制公五百里  
侯四百里齊魯衛晉皆侯爵而或五百里或六百里或七百里者王制云公侯田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  
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  
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  
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  
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  
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  
小爵卑而國大者又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注鄭司農云故  
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顛  
史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

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元謂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禮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他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疏云魯雖為侯爵以其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此字疑當作車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典法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故明堂位云地方七百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為四同故言附庸二十四言周公有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周法不滿百里乃為附庸今皆名附庸為同者但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附庸成同并數之矣由是言之則齊之五百里無附庸衛晉之六百里亦是五百里外特賜附庸也集解引馬注後又引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大司徒鄭司農注所謂今五經家說大宗伯注所謂今俗說也大司徒疏云五經家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皆以為周法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宗伯疏云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案鄭君之義以王制所言為殷夏制孟子所言為周初未定之制說略其上包氏之注義不可通故何楷曰夫魯成公作邱甲而春秋譏之邱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于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王鳴盛曰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云云其言曰軒也嘗聞其略則為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為過也此說得之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是包義不可通故鄭舍包而從馬也何晏生鄭後鄭說具在是非當自瞭然乃猶並載馬包之說而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不知何所疑也

休之注耳不足據也

則以學文

注文道藝也文釋

案鄭云文道藝也者周禮天官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注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地官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注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刻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大司徒疏引作軍案作軍字是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疏云此道即上師氏三德三行云五禮吉凶軍賓嘉大宗伯文六樂雲門以下大司樂文先鄭云五射白矢以下無正文或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此字當作意而言之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刻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刻刻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御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逐水曲者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亦當同上作軍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表纏質以為櫛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也云舞交衢者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鵬為上殺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此唐人以字形為說不合許意四字當刪去故名轉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為工人在一下為下此亦唐人說之不與許書合者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依鄭義按孝經緯援神契三皇無文則五帝以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蒼頡為黃元作皇說今正帝史而造文字起在黃帝於後滋益而多者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今案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此上孝弟云云已具有三德三行之事則此道當如先鄭所云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而三德三行亦在其中蓋道不空存載在典籍既已履行又必誦法也射御之藝亦得謂之文者蓋

書有倉頡史籀之等數如九章算術之等皆有其書想射御亦有之而後失去耳  
又鄭君著六藝論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皆為藝知此藝為六藝者詩書之等即先  
王所以教道民者當在道中又鄭注周禮道藝皆云禮樂射御書數故知然也此字據釋文補未明指為何等遺文故鄭指言之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注**主親也憚難也集解○文選五等論注

案鄭云主親也者主有賓主之義賓主以禮相親故相親者亦謂之主是主為親也云憚難也者釋文難乃旦反則難是以為難之意說文心部憚忌難也一曰難也是憚為難也禮記檀弓疏云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今原壞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難是主忠信亦以友言言親忠信之人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注**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抑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集解○史記弟子傳集解

案鄭云子禽弟子陳亢也者禮記檀弓云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注云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則鄭以子禽為齊人錢坫曰齊諸陳也是也王肅偽造家語其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人故與鄭異不足信也云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端木賜衛人也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是也說文人部仇人名論語有陳伉彼指謂李氏高陳亢字也許君傳古論則伉為古論字此作亢者伉從元聲近借元為伉耳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注**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集解○史記弟子傳集解

案鄭云云者論衡知實篇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是人君自與之也其諸鄭無解公羊桓六年傳注云其諸辭也彼僖六年疏又引之云則知論語其諸云云其諸亦為辭矣是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注**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御覽四百十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孝子在喪哀感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釋文

案里仁篇重出此章無父在二句而有此注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云集解或有無者則所云本或二處皆有當有鄭本在內矣鄭本二處皆有則此注當與彼同矣今故據而著之集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鄭義亦略同也

邢疏云主忠信者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不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鄭義略與之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注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  
御覽四  
百三十

案鄭云云者說文才部復往來也西部覆更也一曰蓋也从西復聲又更反覆也

是覆有反覆之義覆从復聲聲近相借字亦作復故明復即覆字而訓為反覆也

集解何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特就鄭義而

引伸之耳非能別立一義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注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集解○史記  
弟子傳集解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  
集解○史記  
弟子傳集解

案鄭云樂謂志於道者此經古論樂下有道字故知然也唐石經作未若貧而樂

道道字旁添則初刻無之據鄭注不當有道字蓋有之則於義本明無假再注矣

陳鱣曰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司馬遷從

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論語曰不如貧而樂

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

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瑜謂集解既用鄭注亦不當有道字有者

乃後人據孔注以增之耳鄭不從古增道者臧輔堂曰雍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

義本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是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注切磋琢磨以成寶器  
詩淇澳疏○  
爾雅釋器疏

案鄭云云者論衡量知篇云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寶器

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義與鄭同攷後漢書王充傳充師

事扶風班彪漢書敘傳彪之先有班伯嘗受張禹論語之學充又受學於班氏則

充所載論語諸說皆魯論義也鄭君蓋遵用魯論舊說故與充同骨曰切云云釋

器文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釋文拱  
注北極謂之北辰拱手也  
文選運命論  
釋文

案鄭云北極謂之北辰者釋天文彼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邢疏云極中

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案天體渾圓左旋而不

息驗其不動處與其所對衝處以為樞紐而分其中以為赤道樞紐則赤道之中也故謂之極極有二而天形斜倚此漢蓋之所以異而實同也其對衝處隱地下而偏於南故謂之

南極其不動處出地上而偏於北故謂之北極王蕃渾天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此據成周洛陽居地中為然若他處則隨方不同矣是也極不可見以星表之謂之紐星即北極五星之末一星也隋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其紐星天之

樞也是也亦謂之極星攷工記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隋志云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是也連其下四星而言之則謂之天極

星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是也統謂之北極五星隋志云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北極大星太一之座也第一星

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所謂第二星者最赤明者也北極五星最為尊也丹元子步天歌以第四星為後宮是也亦謂之北辰即爾雅釋天云北極謂

之北辰及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謂大辰是也北極以極言北辰以星言公羊以辰及大火與伐俱為大辰大火與伐皆星則北辰亦星矣大火與伐皆明星則北辰亦明星矣公羊何注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

時早晚辰時也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其故又可推而知也別東西以定早晚先王之授民時取粗足辨而已豈如匠人之營國必求方位之

正於紐星哉但推步之法古疎今密蓋由天動甚微必待久而後著故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續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不動處至祖暅以儀準儀不動處在紐星

之末猶一度有餘此在彼時已為密矣及後沈括又俛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宋史又謂今清臺則去極四度半比之前人又加密焉然較之於今則猶

為疎今俛紐星去不動處乃有五度五十二分一秒此古疎今密之驗也宋人不

知辰極之分徒見北極無星而又無以處北極謂之北辰之紐遂憑臆見謂云無

星為辰之說不知古人直以紐星為北極又以北極五星為北辰而極為辰根辰

由極繫辰極連體故北辰亦得以北極解之蓋古於連體之星多有互稱者如公

羊大火為大辰注云大火謂心案左氏傳云商主大火又云辰為商星商者宋也後人猶以心為宋之分野又故篆文於謂心之辰从心此鄭先華注容甫先生中之說而說文三言辰為房星以房心連體也又伐為大辰注云伐謂參

明大此鄭先華注容甫先生中之說而說文三言辰為房星以房心連體也又伐為大辰注云伐謂參

伐也案天官書云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說曰罰為斬艾事

罰與伐同在參下而大戴禮夏小正曰參也者伐星也毛詩傳亦云參伐也以參

伐連體也北極北辰亦連體故可互稱矣由是言之注雖以極釋經實以星言北辰即指太一今天文家所謂帝星也居其所者居其紫宮之所也天官書所謂太一常居也眾星拱之者尚書說命疏所云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是也末星繫星為紐如王者之執中以運三星列侍其旁如三公之坐而論道矣其餘有名之星官則有司百執事之比無名之小星則億兆子民之象也如是取譬理為近之攷趙蕃眾星環北極賦云眾星熠熠外辨方而不迷一極煌煌中居所而作鎮此北辰為明星之證也李程眾星拱北賦云為章于天惟彼辰極環眾星於庶位標帝座於有北故昭回之設象俾聖哲而取則此北辰為帝星之證也蓋唐時崇尚鄭學故人猶能知其說故李程賦題字從鄭作拱而賦云帝座即鄭義可知矣楊炯天賦云天有北辰眾星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耀實配之以向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字雖作拱而指內陳口內天皇大帝為言蓋又難以天文家說矣云拱拱手也者集解作共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釋文共求用反邢疏解共之為共尊之包傳魯論則作共者魯論字也鄭作拱者據釋文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凡從古者咸言魯讀某為某今從古此不言者蓋從齊論字也不言從齊者於時齊論尚行不若古論之微檢對即知無煩標舉故也拱得為共者說文共部共同也从廿収手部拱斂手也从手共聲拱從共聲故魯論借共為共包鄭以作拱義明故從齊作拱也訓為拱手猶言斂服云爾包注不詞不可用也今所行皇侃義疏偽書耳彼以包注為鄭不足信也另有辨

一言以蔽之

**注**蔽塞也

釋文口文選辨命論注

案鄭云蔽塞也者禮記郊特牲注云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是蔽為塞也集解包曰蔽猶當也義亦略同鄭嫌其未明故易之耳道之以德

**注**德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

釋文

案鄭云然者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注云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是也必知此為六德非師氏三德者彼以教國子此以教萬民故知也

有恥且格

**注**格來也

文釋

案鄭云格來也者釋言文釋後漢書杜林傳引此經注云格來也言人皆有恥慙

之心且皆來服彼蓋用鄭義也釋詁云格至也義亦通於此集解何曰格正也陳鱣曰何訓與上文民免不相關是也

三十而立

注學成能有所立御覽六

案鄭云然者集解何曰有所成也即襲用鄭義耳而義疏矣

六十而耳順

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集解

孟懿子問孝

注慶父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禮記疏。公羊傳元年疏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邢疏云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

何忌如晉傳云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者即仲孫何忌也鄭君意亦必然特以經

稱仲孫傳為孟氏故如是解之陳禮記疏。何忌以注言孟氏而不深究其義遂以為子張篇之孟氏注非也云慶父稱死者公子

慶父連弒二君公羊僖元年傳云於是抗稱經而死注云稱小車轅冀州人以此

名之云爾疏云鄭氏云慶父稱死者此脫去正取此文是鄭據公羊為說也云稱稱

者謂懸稱自縊若權之繫稱然言其狀耳咸謂堂謂稱為經之誤宗翔鳳又謂當作抗稱經死陳鱣直加抗字於稱上而謂稱為行蓋不得其詳故妄為之說也

云時人為之諱故謂之孟氏者賊臣不宜有後故諱仲言孟使若非慶父子孫然

也杜預注左傳以為庶長稱孟案左氏傳公子慶父亦稱仲慶父是本為仲而後

諱為孟非庶長之謂矣預說非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注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集解

案鄭云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者懿子嘗學禮於孔子與遲

為同門故知然也邢疏云不即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

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既與別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

是其義也云樊遲弟子樊須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

三十六歲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注言和顏悅色是為難也詩風疏。初學記十

案鄭云云者禮記內則云柔色以溫之注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是也集解

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又下注馬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是

古魯二說皆以色屬父母言論經意不當如此故鄭不從其義而以色為子之色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儀致禮記禮運注云子儀孔子弟子子游則鄭氏當與孔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子游魯人子于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是也說文秋部秋從旗之游秋聲之說兒從而而下聲秋相入也讀若健古人名秋字子游則本字作秋聲近借用儀耳

也

有酒食先生餽釋文餽音俊

**注**食餘曰餽釋文初

案鄭云然者集解餽作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則古論作饌馬傳古論鄭作餽者不知其為魯論與齊論也饌亦得為餽者古饌與餽通儀禮特牲饋食禮云祝命嘗食饗者又饗有以也注云古文饗皆作餽又有司徹云乃饗如饋注云古文饗作餽是也說文食部饗具食也重文饌云饗或从吳是饌與餽通也許君亦傳古文而說文無餽字蓋即以饌為餽也鄭以餽亦古文而義與饌異故作餽而易其說云食餘曰餽者曲禮餽餘不祭注云食久之餘曰餽玉藻日中而餽注云餽食朝之餘也是餽為食餘也臧鏞堂曰內則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注每食餽而盡之末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有所餘而再設也是餽有食餘勿後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為孝饌止為飲食不如餽義為長又以餽為魯論陳鱣從之今亦未見其必然也瑜案若然則先生當如爾雅釋親云先生為兄不當兼以父言劉台拱曰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是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

案鄭注已佚禮記中庸溫故而知新注云溫讀如煇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一切經音義二引何晏注溫尋也又引中庸鄭注末由不言為鄭論語注而宋翔鳳遠以為此經注又誤卷二字為三誤也疏云案左傳哀十三年公會吳于橐皋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設尸俎是煇為溫也謂賢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尋故食也邢疏全取此文則鄭君注此其義亦當不遠集解何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案既以溫為尋則尋是設之假借不得又牽入尋繹為說何氏謬也

**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左傳文十八年疏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注同鄭遵用之也忠信為周魯語文反是而言則阿黨為比矣但左氏文十八年傳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小人亦稱周里仁篇云君子義之與比君子亦稱比比別言之者蓋周與比皆訓為密為親為合左傳杜注云周密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左氏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云周親也周禮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注云比比猶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注云周合也吳語而孩童馬比謀注云比合也是二者之義相同故別言之也王引之以孔注為非而又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案忠信即是以義合阿黨即

是以利合安見  
孔注之非邪

子張學干祿

〔注〕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集解。史記弟子傳集解

案鄭云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索隱云鄭元目錄陽城人錢坫曰漢書地理志陽城屬陳留郡即陳地案呂氏春秋曰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子張為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自齊來奔故魯人而亦得為陳人也是也云干求也者釋言文云祿祿位也者雍也篇注云士辭位不辭祿禮記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明有位方有祿故釋祿兼言位也弟子列傳又引此經學作問案問與學同耳禮記中庸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引作好問漢書公孫宏傳亦云故曰好問近乎知可證蓋二字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得祿之道

集解。史記弟子傳

舉直措諸枉則民服

〔注〕措猶投也諸之也言投之於上位也

釋文。御覽四百二十七

案鄭云然者集解包曰措作錯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以舉與錯為對文鄭不然者以易繫辭上云舉而錯之天下之民樂記云舉而錯之天下其文皆不相對故知此亦非對文而訓諸為之也繫辭樂記釋文皆云錯本作措顏淵篇舉直錯諸枉子路篇則民無所錯手足釋文亦然蓋錯與措通故其字偶異非必有齊魯之別也投之為訓與置亦略相同云措猶投也者耳云諸之也者學而篇告諸往死注云諸之也是也云言投之於上位也者言投之於枉者之上也困學紀聞稱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通以闕若璩謂此尤與子夏言舜有天下遊於衆舉皋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不似漢儒已見及此蓋南渡之後鄭注已亡伯厚生當其季未及以御覽與釋文對校故不知鄭已先有此說耳

世有五鹿臯集鄭注古文論語二卷偽書也陳鱣曰鄭注非古文且其所收亦未盡也是已

包注於義未通鄭

或謂孔子曰

〔注〕或之言有也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為或

書微子疏。左傳定四年疏

案鄭云或之言有也者詩小雅天保變同知義然者書洪範無有作好無有作惡

闕若璩以下十字字改  
為雙行夾注

呂覽引作無或高注云或有也又詩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攷說文戈部或邦也重文域云或又从上域即或九或即九有是或之言有也

大車無軌小車無軌

**注**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攷工記車人疏

案鄭云然者注經散佚其文不具攷工記疏約舉其義如此耳彼車人云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注云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取二寸又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云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又柏車二柯注云較六尺也疏云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為柏車小車為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較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較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較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集解包曰大車牛車小車駟馬車案轉人疏云大車柏車羊車是駕牛車則鄭不以小車為駟車馬與包說異若其詳則不可得知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

**注**世謂易姓之世也御覽五百二十三問其制度變易如何

案鄭云世謂易姓之世也者世有三十年之世有父子相承之世此下以夏殷周及繼周為言明是易姓之世可知故云然也云問其制度變易如何者王者功成作樂制治定制禮易姓之初必有所更張以新民耳目子張欲窮其變故以十世為問所問者廣故以制度變易言之集解孔曰文質禮變案白虎通三正篇引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一文一質不易之道無待於問義必不然故鄭易其說也可知下集解有也字此無者據釋文不知為齊論魯論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注**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皆在可校數御覽五百二十三

案鄭云然者禮記中庸云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言說言學是其時篇目皆在也篇目皆在則所損所益皆可校數而知故云據時篇目皆在可校數也此禮當統吉凶軍賓嘉而言觀鄭注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知所因之禮其包者廣矣集解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案三綱是倫五常是德文質是道皆不得混以為禮惟三統當在損益中耳漢書董仲舒傳云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呂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禮記文選疏云周古史考云依制家要以樂則始於夏禮始於農始於春十種樂種運云大禮之初始於飲食始於春十種樂種也又記云黃帝與炎帝戰於涿鹿則有樂禮也易於冰虎則有樂禮也云古者辨諸中野則有山禮也又論語探之云知地利九牧備教虎有九州之牧當有制禮也若然自伏羲以後五禮漸成所以為後世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與王帝則古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古禮也君后高朝則古禮也舜有禹則樂禮也類於虞則古禮也見於時五禮具備也典於三禮者舜事天地與人為三禮其禮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之也其禮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夏禮則禮記與陳之案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其禮鄭注云宗伯唯云周禮有三禮五周分為五禮不云夏商者但言周禮耳夏商禮雖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是其義也

損益即是所因之事或因而知損或因而知益不當分之二也

然夏尚忠殷尚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云云師古曰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後漢書魯恭傳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云云據此二說知馬解之不然者仲舒所言忠敬文乃其所尚之教與馬注指言再而後之文質亦異史記高帝本紀贊云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儻救儻者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後始是也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儻救儻者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後始是也但損益之數甚繁不可悉攷董魯二說亦殊未盡不若鄭渾言之為得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注自周以後以為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御覽五百二十三

案鄭云云者如左氏傳云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是變易損益之極不復可過故知然也集解何曰物類相召勢元作世據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及宋本邢疏改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植義空疎妄棄鄭說謬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論也

注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論求福解

案鄭云云者邢疏云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論求福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案鄭注已佚周禮大宗伯疏引此經云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君是見義而為賈疏多存鄭義此亦必注說也集解孔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其義太泛不若鄭義合上為勉人忠孝之意也



論語鄭氏義卷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林放問禮之本

注林放魯人集解

喪與其易也甯戚

注易簡文釋

竊維釋水之河簡說引禮記云簡者水通易也鄭注云家通簡易

案鄭云易簡者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樂范易行杜注易行謂簡易兵備禮記檀弓  
易則易疏易謂簡易是易為簡也上文奢與儉對此易訓簡不與戚對者簡則不  
備禮戚則備禮文不對而義實對也檀弓喪禮哀戚之至也孝經為之棺槨衣衾  
而舉之陳其簋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  
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皆是哀戚盡禮之事也蓋孝子不忍死其親故凡  
可以致其情者無所不至梁書止足顧憲之傳臨終敕其子曰喪易甯戚自是親  
親之情禮奢甯儉差可得由吾意語氣神揚則此句與上句不相類而相反明矣彼蓋用鄭義也集解包曰易和  
易也言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以易為和文與戚對但恒人居喪雖不甚戚亦何  
至改而和易是包義不可通故鄭易之也

子謂冉有曰  
案鄭注已佚集解  
曰冉有弟子冉有禮記  
禮記注云冉有孔子弟  
子冉有則鄭與馬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  
二十九歲集解引鄭  
云冉有是也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注**泰山之神知禮過於林放之賢遠也

御覽五百二十五

案鄭云云者集解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  
誣而祭之與鄭義互相備也邢疏云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是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案鄭注已佚釋文爭絕句必也射乎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  
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而飲王於鴛反集解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是以必  
也射乎為句也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是以揖讓而升下為句而讀  
飲為於鴛反也鄭注射義云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亦以必也射乎  
為句訓與孔同此讀以必也屬上為句者彼承上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言君子  
有爭此則主君子無爭言下射乎云云乃言射以心競不以力爭有似乎君子邢  
疏云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是其義也由鄭望文生義故兩讀不同也陸云  
揖讓而升下絕句指謂王讀而引鄭注詩以明其異則此注鄭讀亦與王同矣陳  
鱣曰聘義鄭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  
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元作者爭中釋文揖  
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下而飲連文也瑜案詩小雅賓之初筵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箋云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  
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疏云引  
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  
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具耳是鄭本不以下而飲為句也飲字陸言王  
於鴛反明與鄭異則鄭讀如字明矣鄭讀此揖讓而升下而飲與射義同則義亦  
當不異矣彼疏云此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而升下經稱揖讓  
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  
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  
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  
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  
其上遂以執射揖如始此字當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  
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是  
也

素以為絢兮

〔注〕文成章曰絢釋文曰絢讀文選前部賦注

案鄭云然者集解馬曰絢文貌與鄭義略同說文糸部絢字無解然上篆繡云五采備也下篆繪云會五采繡也絢廁其間亦是指言五采具備可知故釋絢為文成章也聘禮注言采成文曰絢者語雖異義亦同耳

子曰繪事後素

〔注〕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

美質亦須禮以成之集解史記弟子傳集解文選魏都賦注夏侯常侍誄注一切經音義七〇又二十卷釋文

案鄭云繪畫五采文也者說文糸部繪會五采繡也許云繡鄭云畫不同者攷工記疏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其職也則說文言繡者乃謂繪所以為繡地耳實則繪本訓畫鄭說是也云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者攷工記云繪畫績之事雜五色又云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是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也必知素後於衆色者錢坫曰鄉射記稱畫者丹質丹色亞於赤丹以成質素以成文文質之交畫之遺制見焉是也禮器甘受和白受米疏云甘為眾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采之也詳說禮器甘受是色之深淺可以白量為調劑其間非指由地能得米色言也一編各有所需不可以攷難此也

繪攷工記注引作績者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經及注字並作績釋文繪本又作績

同蓋古績字通作繪故周禮春官司凡筵注及禮記深衣注並云績畫文也又

玉藻緇布冠績綏注績或作繪漢書食貨志乃呂白鹿皮方尺緣呂績師古曰績

繡也繪五采而為之皆以績為繪是其證也但說文糸部績織餘也義與繪殊作

績者乃假借字耳唐荏銀北岳廟碑引亦作績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注〕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集解

案鄭云獻猶賢也者爾雅釋言云獻聖也逸周書謚法云聰明睿哲漢書河間獻王傳注引作哲獨斷亦然

曰獻獻是聖稱此解為賢故云猶以通之書益稷萬邦黎獻為孔傳云獻賢也即用鄭此注義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周禮疏人疏禮記疏記禮

案鄭云然者禮記祭法疏云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

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凌元生謂曰爾雅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大莫大乎國禘與南郊禘者即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天也周公以夏正祭青帝于南郊而以禘配亦謂之禘也祭地莫大於禘祭宗廟莫大於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地亦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灌者據宗廟言是也

明堂是此為宗廟之禘也王制注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周禮春官大宗伯注同是此為五年之禘

凌又曰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禘冬曰禘其三年之喪畢也而吉禘此諸侯皆得行之左傳晉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惟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禘乃天子之禮是也

禘是天子之禮魯得之者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

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大嘗禘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凌又曰成王命魯唯禘于周公之廟其後魯行于他廟

定八年以十月皆非禮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享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周七月夏五月是也牲用白

牡尊用犧象山蠶鬱專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鬱之器也皆葵也灌酌鬱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疏云犧犧尊也周禮春

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或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雖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琖

歲云云是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

得有禘也是禘祭之禮也禘必先灌故大宗伯注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

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禘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

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彼注雖據禘言禘亦然也又司尊彝注云裸謂

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是

禘既灌而後薦血腥此注言血腥是解經既灌而往也但既灌而後薦血腥則是

禘祭之禮從灌始而云自血腥始者灌是降神尚未行祭事薦血腥方是祭耳且

白虎通云禘之為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故司尊彝注云薦血腥酌醴始行祭

事是禘祭之禮自血腥始也但司尊彝疏云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禮器云郊

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又天官籩人

注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疏云祭宗廟無血鄭云云者皆謂毛以告純血以

告殺是謂為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故連言之耳非謂祭血也又禮器疏

引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鄭注論語云云者謂腥肉有血皆謂薦腥兼言血而謂

無祭血之事禮器疏據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及詩小雅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

取其血膏以為宗廟用血之明文以駁熊氏瑜案孔疏言有血是也禮運薦其血

毛腥其俎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云法大古者

上文言未有火化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此故法而薦之也法而薦之則是

祭血明矣且鄭屢言血腥安得背之以為無也集解孔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

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

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其解灌亦略與鄭同耳

其解禘為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與禘無別則與劉歆賈逵鄭眾  
馬融王肅杜預等之說同而與鄭異王制疏云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  
百王通義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為大祭禘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  
祭不欲數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食合於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禘為小故王肅論引賈  
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遞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大廟  
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  
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  
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禘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  
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奕等注爾雅云  
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  
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鄭康成禘  
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  
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  
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  
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  
無昭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  
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然則孔之所言蓋據逸禮為義鄭所以  
不遵用者孔疏具矣若孔解吾不欲觀為逆祀鄭注已佚不知於義當云何案周  
易集解觀盟而不薦馬融曰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  
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盟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  
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易注亦引此經為證以祭義獻之屬莫重於禘求之馬義  
似勝孔也然鄭君注易不用馬說於此未知然否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注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之同

特牲饋食禮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已注同鄭所遵用知義然者儀禮特牲饋食之禮不誣日注云  
士賤職衰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誣丁  
巳之日疏云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  
病使人攝祭故論語云云注云云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泣之有故則  
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

攝祭是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窻何謂也

注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釋文。御覽五

百二十九

案鄭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者春秋時如王子成父之等皆以王室子孫出仕列國此云王孫故知自周出仕也云於衛者賈為衛大夫見於左氏傳故知也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者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注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元作于今祭宗廟之儀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脾注云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陁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疏云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按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雷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東面設主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陁謂竈邊承器之物以上為之奠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為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筵前謂初設廟室奧之筵此配竈神而祭元作梁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是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也但鄭雖兼言宗廟五祀此奧實指夏祀竈神下竈乃指先炊老婦知義然者下注云明當媚其尊者夫竈者老婦之祭案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窻禮尸卒食而祭饔饗饗爨也時人以為祭大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大神燔祭似失之疏云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云奧當為爨者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雷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略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於盆尊於瓶是其事小也云尸卒食而祭饔饗饗爨者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廟祭饔饗烹者祭饗爨用黍肉而已無豆俎又據鄭駁異義以祝融是五祀之神此謂五官之祀與注五祀不同祀於郊奧是竈之神常祀在夏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辨三者之

不同此注云夫竈者老婦之祭據禮記別本也月令疏引亦然則此與即彼疏之竈此竈即彼疏之釁明矣鄭意蓋謂以與喻君以竈喻近幸也集解孔曰王孫賈衛大夫與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鄭不然者與雖有內訓而文選諸白鳥賦注引鄭尚書注曰與內也是也而此與則不當訓內近臣之喻亦屬乖違何言之近臣卑於執政執政尊於近臣故子國為漢武侍中以儒者專掌唾壺即為榮遇較之不冠不見禮數懸殊是知伊古以來未嘗倒置子國之言乃適得其反耳且與者尊者之所居也近臣卑而譬以尊居似非其類又春秋執政多屬世卿賈甫出自王家未容便爾其居權要傳記亦無明文軍旅之司特由近幸觀三國志魏書杜畿傳注及御覽九百六十五果部引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彼劉勳亦非執政之人正是貴幸之輩則此竈祇喻近幸不喻執政明矣邢疏推衍孔義以與為室內西南隅竈為飲食之所由俱指居地不為神靈則答詞無禱之云近屬無謂矣說俱非也後儒知以與竈為神而不能明與竈之辨遂致誤合二神為一神又妄分一神為二神先與後竈其迷滋甚知鄭注確不可易也云室西南隅謂之與者釋宮文言此者見明與之所在竈神以祭於與故謂之與先炊以祭於竈故謂之竈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注**明當媚其尊者夫竈者老婦之祭

御覽五百二十九

案鄭云明當媚其尊者者此釋拒之之意謂竈不可媚也云夫竈者老婦之祭者釋已具上但解竈當在上注退在此注者欲因竈之卑形與之尊故退令在後也詩大雅卷阿云媚于天子是尊者當媚也此不至遠言天子則尊者當指謂君耳集解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其義非也子曰射不主皮

案鄭注已佚鄉射禮記云禮射不主皮注云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鄭解禮射不及鄉射者此本鄉射記文其為禮射自明無假更言故不數之也則其注此義亦當然凌先生曙曰鄉射禮曰主皮之射者不勝者降勝者又射主皮之射者庶人無射其射張皮而射之無侯謂之主皮與射禮全別也射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為祭祀而田田取所獲禽獸陳之于澤鄉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設侯此在大射之前禮射義曰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是也其二賓興之明日鄉大夫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六德二曰容即孝六三曰主皮六藝四曰和容六德五曰興

舞六藝蓋以有德行道藝者已賓與訖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與故用庶

人之事也至于習武之射乃射甲革槁實非又曰凡侯有三種一曰皮侯棲皮為鵠大射用

之二曰采侯畫布為五采以為正賓射用之三曰獸侯畫布為獸形以為正燕射

鄉射用之皆鄭義也集解馬曰射有五善馬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鄉疏云有容

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舞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

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馬解周禮五物及此並與鄭異

邢疏以鄭周禮注疏為說誤矣但以不主皮為不但主皮顯與禮經相背其義非也

為力不同科

祭鄭注已佚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役之禮任衆也注云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

疏引此經為事民力之強弱之證則鄭義約略可知集解馬曰為力力役之事亦

有上中下設三科馬故曰不同科未審鄭義然否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注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

與魯自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後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集解釋

禮記玉藻疏。公羊文十四年傳疏。

案鄭云牲生曰餼者說文米部氣饋客留米也重文餼云氣或从食留米皆生故

通為生牲之名始通之於饋客之牲又通之於凡生牲也邢疏云僖三十三年左

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是非熟故解者以為

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

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是也

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左氏文六年經疏云周禮大史頒告

朔于邦國鄭元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

語云云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

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

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

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元作為字誤今之朝正襄二十九

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

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玉藻說天子聽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

聽朔於太廟鄭元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



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

五經疏云按月令每月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法先生謂曰帝謂五天帝五人帝神謂句芒祝融之等各

隨其時告之

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

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

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天

子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

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邢疏盡用其文是也

但天子用特牛本無明證乃鄭因此經諸侯用羊推知其禮故云與以疑之玉藻

疏引此注而釋之云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二句乃疏語陳鱣併引作注誤也是也云魯自文公四

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者公羊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云自是公

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此

鄭所據也

子曰關雎

**注**國風之首篇禮疏

案鄭云然者鄉飲酒禮疏引而釋之云謂十五國風之篇首是也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注**哀世夫婦不得此人詩序不為滅傷其愛

案鄭云然者此用韓詩說後漢書

注引韓詩章句云關雎詩人言雎鳩貞

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

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

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故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也愛謂愛淑女之正容儀也樂

而不淫句注已久佚亦當用韓詩為說知義然者鄭君先通韓詩後得毛傳故鄭

志答畏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

已行不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續漢書盧植與鄭元俱事焉

融同門相友元本傳云元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及此皆用韓說蓋在

未得毛傳時也毛詩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此與韓說

迥異為皇疏造為鄭注云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逑不為淫其色也乃依微序言為之非是韓說其為顯然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與韓說異

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怨之與序義又異與此注亦異彼疏引鄭

志答劉珍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注論語遠在箋

詩前故用韓說不用毛說也所以不復定者蓋以詩序散言無妨破字此經哀樂

對舉改則文理有乖故云義或宜然也集解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意以淫傷皆與和為反對之語與諸說並異邢疏以厚義解孔說所謂鄭書燕說可笑之甚鄭必易其義者以此  
言哀樂詩詞具有明文非可虛論又作者自有深意非可泛陳故不以為和而別  
從韓說解之也

哀公問至於宰我

注主田主謂社

釋文。左傳文二年。疏。公羊文二年疏。

案鄭云然者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  
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  
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疏云鄭義依孝經緯  
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  
稷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此田主當在  
籍田之中依樹木而為之郊特牲云田神謂先穡與神農一也若然鄭意以田主  
為神農則無后土與田正之神直以神農為主祭尊可以及旱故使后土田正二  
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畜一也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  
先穡篇章亦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引之者證田主  
是神農也論語哀公問社云云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  
殷居亳宜柏周居鎬京宜栗是田主謂社之義也知此主義當然者主集解作社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公羊文二年疏云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  
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是孔傳古論作問社故鄭據之解以為社也但  
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字作主者左氏文二年經作僖公主社注引此經為說疏  
云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  
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何注亦引夏后氏云云為說疏云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也是魯  
論作主也白虎通多魯論說其引此經亦作問主但班固何杜之等皆用張包周  
舊說以主為廟主鄭本字雖作主而義則為社主耳必從古解為社者祭法疏引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之事為主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  
謂社主也鄭無駁從許義是許君亦以社解為長故鄭從之也既從古義則字亦  
當作社而仍同魯論作主者以周禮明有田主之文作主義自可通不煩改從社  
字所以協古魯之異通彼此之懷亦鄭氏宏通之一端也惠棟謂古文作主反以言古文作社今文作主者為非失之不改其故在

深求鄭氏以為皆用此古文不不知鄭氏初不  
盡用古文也宋翔鳳疑古文本不異字亦誤

何晏采孔注孔傳古文但有社字故言社不及主

故改主從社也或謂堂曰經云使民戰栗以社稷為民而立故曰使民  
若廟主與民何與張也周等使守魯論不考古義疏矣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

特牲疏。御覽  
一百八十五

案鄭云云者禮記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儻禮也注云旅道也屏謂

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

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疏云屏謂之樹

釋宮文禮天子外屏云云禮緯文出舍文嘉慶先生曙云  
外內謂路門之外內明堂位此字元  
脫今補云反坫出尊則坫

為尊而設故知反坫反爵也以言出尊故云蓋在尊南也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

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

故其坫在兩楹間案論語云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故知兩君相見也彼注云

其獻酬今集詳作酬  
文三一本作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故云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謂

於此坫上而反爵焉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

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

虛爵於元作受  
今據邢疏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論語

注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云飲畢自能氏云至此  
邢疏全用其文或可初酌之時則

奠於坫與鄉飲酒禮異也義有疑故具存焉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

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

矣雜記云孔子曰管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注云旅樹門屏也反

坫反爵之坫也皆與此注相為發明矣鄭屢言反爵之坫者坫非一故明之凌先

生曙曰禮經言坫有四其一爾雅坳謂之坫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隅曰東坫

西南隅曰西坫是也西坫見士喪禮士冠  
禮東坫見大射儀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之其二內則曰大夫士

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達夾  
也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

一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于室作土坫度食此士之老者度食之坫大夫以上無

之其三明堂位曰崇坫康圭注為高坫元所受圭奠于上此天子受諸侯朝饗乃

有之諸侯不得用其四則反爵之坫兩君相饗于廟相燕于寢用之天子饗諸侯

亦用之明堂位反坫出尊是也君燕御大夫則福軍為主人主人獻賓卒爵洗酌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於西極西主人復取以獻賓賓復賓卒爵洗酌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於西極西主人卒爵降奠于篚是坫非一故言反爵之坫以明之也經文反坫在樹塞門下

注解在樹塞門上者下注方言其並為人君之事不可以反坫之解橫加隔斷故

先解之以便文也凌先生曙曰爾雅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郭璞云小牆

當門中則築牆為之然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屏謂之樹刻之為雲氣蟲

獸則當以木為之曹之升曰坫之制唐孔氏於郊特牲明堂位皆云築土為之阮

逸禮圖謂木為之高八寸漆赤中鼎崇義禮圖謂坫即豐似豆而卑高八寸足二

寸漆赤中按豐以承射不中者之罰爵用與坫異且坫字從土則築土為之如孔

疏無疑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注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

咸和之貌皦如使清別之貌也繹如志意條達之貌釋文詩小雅詩疏曰周禮大司樂疏

案鄭云始作謂金奏者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注云金奏擊金以

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鐃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疏云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

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云疏云凡作樂先擊鍾故又左氏成十二年傳晉郤

至如楚聘楚子享之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杜注云擊

鍾而奏樂疏云周禮大司樂樂師元作司每事皆云令奏鍾鼓以鍾先擊故先言鍾

也鍾以金為之謂之金奏鄭元燕禮注云以鍾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是

金為奏節之初故注云擊鍾而奏樂也是始作謂金奏也云時聞金作人皆翕如

者自此以下鄭皆指樂之感人而言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並不為樂聲也云翕如

變動之貌者說文羽部翕起也詩小雅大東載翕其舌箋云翕猶引也文選吳都

賦神化翕忽劉注云翕忽疾貌是翕有變動義也凡言如者皆為形容之詞故云

貌也云從讀曰縱者古從與縱通為政篇七十而從心所欲白氏六帖柳宗元與

梅誨之書王安石進戒疏及黃伯思東觀餘論蘇轍古史孔子傳樓鑰攻媿集並

作引縱心後漢書班固傳七十從心注云莊子齊物論注蓬橫而極縱釋文縱本亦作從曲

禮欲不可從釋文從放縱也是從縱本通故讀從為縱也云縱之謂八音皆作者

上始作為金奏則此縱之為八音俱奏可知故云然也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

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

可得而觀之矣金鍾鐃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

竹蕭管也彼八音言播與此縱之相當故知縱之謂八音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貌者說文糸部純絲也絲必和合而後成是純有咸和之義也云皦如使清別之貌也者說文白部皦玉石之白也方言十二云皦明也是皦有清別之義也云繹如志意條達之貌者廣雅釋詁四云繹充也窮也漢書韋元成傳注繹繹和調之貌是繹有條達之義也條一作調後漢書見班固傳注通易緯通卦驗立春調風至淮南天文篇謂之條風可證也鄭必知翕如之等指樂之感人言者案樂記云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注云八音並作克謂曰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又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者其教焉此上云樂其可知故知當以感人為說也若是樂之聲音大師豈容有不悉而待孔子語之哉集解何曰五音始奏翕如盛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元登純字今據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和諧也皦如二字言其音節明也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始於元始作又無者也二字今亦據世家集解改補皆以樂聲為說失其義矣

儀封人請見

**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集

案鄭云云者刑疏云云儀蓋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

衛邑也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元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言潁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此云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閩若瓊曰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又案錢坫曰陳留浚儀縣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縣也潁案晉浚儀縣在今開封府祥符縣西北與閩說異皆難取信夫鄭且不得其詳而言蓋以疑之必欲實指其地誤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注**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謂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功

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佛覽五百六十詩宋官疏

案鄭云韶舜樂也者集解美舜自以德禪於堯者樂記云韶繼也注云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疏云案元命包云舜之時民樂紹堯業故云韶之言紹也是韶為舜樂也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是舜自以德禪於堯也鄭以此為盡美之事故文上加美也云又盡善謂太平也者詩周南采芣疏云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

亦據頌聲既作威德之隆故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是舜已致太平也云謂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功定天下者詩周頌武序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疏云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以武王用兵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是武為周武王樂也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武詩云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箋云武王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年老乃定女之此功傳者致也疏引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討定天下義亦通是武王以此功定天下也鄭亦以此為盡美之事故云美也云未盡善謂未致太平者周至周公攝政之時乃致太平故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是也武王未受命未及致太平故詩周南采芣疏云武王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是武王未致太平也集解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鄭不然者孔子既親周之臣子不容妄議武王之征伐又以盡美之事為盡善未盡善之實則盡美究將何指乎孔義稍疎故鄭易其說也沈濤曰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與鄭解相合師古曰以其用兵伐討故有魁德未盡善也未免為孔注所惑

里仁弟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案國學紀聞云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為宅兮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瑜案今本文選舊注里宅皆居也高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無宅不處仁向其文之前後亦與王氏所引不同或宋時本有此句而今佚之邪注云求善居則鄭本固作擇耳惠棟曰擇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為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收曰簡擇不處仁為不智是惠亦以鄭為是也

注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求善居而不處於仁者之里不得

為有知集解。文選。開居賦。鄭風。持仲子。為無喻。我里。毛傳。云里居也。御覽。四百十九。

造次必於是

注造次倉卒也釋文。邪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馬曰造次急遽邢疏云造次猶言草次鄭云云皆迫促不暇之意故云急遽是鄭語雖與馬異義亦同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敵也

案鄭注已佚集解作無適也釋文云適丁歷反鄭本作敵故著之不言從古知敵非古論文疑齊論字也適得為敵者惠棟曰古敵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曰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

羣臣百官皆畔不通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為敵是敵與通通故亦為適也鄭必改從敵者以適字所通者廣通敵以外本訓為往釋為之說假借為謫漢書為嫡儀禮公羊漢書則作適易滋清惑既明有作敵之文故從之以歸於畫一也

無莫也釋文莫鄭音慕

**注**無所貪慕也釋文

案鄭云然者莫本朝莫字說文辨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辨中即今暮字也慕從莫聲故莫亦假借為慕也此無明文故鄭但破讀而不改字與上敵字異也釋文云莫武博反鄭音慕者鄭不自作音此後人音之耳經典序錄論語徐邈音一卷此蓋徐探注義為音而陸氏述之者也敵慕之義鄭說為長釋文引范甯云適莫猶厚薄也與白虎通所云君之于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人懼者其義正合然適厚莫薄之訓別無所見邢疏用范為說而更以厚為富厚薄為窮薄淺陋之甚益失之矣後後漢書李燮傳時顧川苗爽賈彪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志魏書劉放傳注資既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間無有適莫受人親任豈得然蜀書將琬傳督農楊敷曾毀琬後坐事繫獄眾人獨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又與敵慕厚薄之訓兩俱不合矣不知其何所本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注**齊等也省察也察已得無然也百二

案鄭云齊等也者集解包曰思與賢者等鄭義與之同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注**方猶常也集解。文選江賦注。又南樓中望所遊客詩注。又廣連珠注。又答賓戲注引作孔安國曰疑李儁誤記耳

案鄭云然者禮記曲禮云夫為人子者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注云緣親之意欲知之疏以遊方為說又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注云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為其不信己所處也疏云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也若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若屢易方親忽須見之則不復信己得往常處也此云老者論語父母在云云亦當謂老者耳是方當訓為常也非雅故故云猶以通之知非指所向之方者人子出必告所往親無容不知故據禮文訓為常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孝子在喪哀感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集解

案釋文云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云集解或無不言鄭本或無是鄭本有此章及注也與學而篇孔注同是遵用孔義也

義之與比  
案鄭注已佚詩序風  
有秋之杜箋云君子之  
人義之與比其不來於  
君不求之是鄭意以義  
相合也邢疏云但有義  
者則與之相親也與鄭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注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集解釋文

案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或云又作鄭元語辭當是亂字之誤未知孰是陸時鄭注具在若本無注無妨決其不然而云未知孰是是鄭本有此注也今集解注作孔曰或孔注如此而鄭遵用之耳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

注言欲難釋文

案鄭云然者說文言部訥言難也是訥本訓難故云也集解包曰訥遲鈍也亦是難義但於文不顯故鄭不從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釋文數鄭世主反

注數謂數己之功勞也釋文

案鄭云然者陳鱣曰從古為臣者自矜其功每多被黜沈濤曰此言與伐無善施勞相表裏皆是也集解何曰數謂速數之數釋文何色角反邢疏以為數則漬而不敬案禮記祭法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祀之文非所施於君友且高宗爰立傳說何有辱身晏子驟見子皮詎聞疏遠詳檢古籍何義疏矣釋文又引梁武帝書色具反

論語鄭氏義卷三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九章

瑚璉也

注盛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禮記明堂位疏。世說上之禮注。御覽七百五十九

案鄭云云者集解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簠宗廟之器貴者義與鄭同鄭所遵用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疏云案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簠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據此則三種圖所云瑚受一升如竹筥而平下璉受一升漆未中蓋亦禮形飾口

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鏡下者不足信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左傳哀十一年疏亦引明堂位文云如記言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邢疏即此說二說左疏得之

子說

注善其志道深集解。史記弟子傳集解。案解

案鄭云然者邢疏云孔子見其不及汲汲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是也

子謂南宮案鄭注已佚禮記禮記南宮編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誦之射注云南宮編之子傳之子南宮編也字子容其妻孔子見之疏云知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季康子將卒名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忘於季以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仲孫履也南宮編是也又南宮故及注云敬叔也五傳子之子仲孫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南宮括字子容蓋本仲孫氏名括字容字括括一作通說南宮括字之假借耳非一人而稱數名也漢書古今人表南宮在第三師古曰南宮故及注字容南宮故及注師古曰南宮括字容二人非是集解王曰南宮弟子南宮括字容也即南宮括



以上文其稱南宮者  
子其宮故係禮有  
東宮西宮南宮北  
宮其宮者各  
以其居稱之應功  
或氏於宮正謂此  
坊曰去宮稱南宮  
猶益據叔孫季孫  
之去孫榮稱五叔  
季是也

乘桴浮于海

〔注〕桴編竹木大曰棧小曰桴詩漢廣疏

案鄭云云者集解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棧小者曰桴與鄭義同鄭所遵用爾雅釋言云舫泐也郭注云水中葺筏詩周南漢廣傳方泐也釋文引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柁筏也又釋水云庶人乘泐郭注云併木以渡泐柁並與桴同是桴為編竹木也釋文又云木曰葺竹曰棧小筏曰泐是大曰棧小曰桴也筏與棧同方言云泐謂之葺葺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蓋桴棧雖大小異名散文亦自可通耳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注〕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鮮微言故戲之耳集解

案鄭云云者邢疏云示子路令知己但歎世無道耳非實即欲浮海也是也集解

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矧子歎其勇曰過釋文一請過字我無

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集解序疏云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意陳鱣曰古

字材哉同者二字俱从才聲也陳鱣說於五經文字序例之說謂一曰亦是鄭注誤矣陳鱣曰古

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材才是材一作才也秀材注與才同莊子徐無鬼天下為有成材釋文材本作才

爾雅釋詁疏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為哉始之哉是才

亦作哉也詩絲衣庶幾及于儀史記音義引作哉書舜典在哉女諸古文苑張平子碑引作才材與才通才又與哉通是材哉同也但材

雖可讀為哉而唯取於己之言殊不明徹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解又引樂肇曰

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義益紆曲皆不如鄭說之精若隋書文學傳

流宕忘反無所取哉則直以材字為哉失之愈遠矣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注〕賦軍賦文釋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曰賦兵賦義與鄭同鄭所遵用易兵言軍者古謂五兵為兵

言兵則似專指五兵之屬故改言軍也軍賦之說學而篇詳之矣釋文賦梁武帝

云魯論作傅則此作賦者古論字也魯得讀賦為傅者馮登府曰案傳通敷廣雅

傅敷也前漢宣帝紀引書敷奏以言作傅高敷土夏本紀作傅師古曰傅讀曰敷

高貢禹敷土史記夏本紀亦作傅是也敷又與賦通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引夏書

敷納以言作賦是也傅與敷通敷又與賦通是賦得讀為傅也凡鄭君改魯從古

之文例云魯讀某為某今從古此獨不言者或是齊論作賦字與古同當張侯講

授時已加改正鄭君因而從之故不云今從古也釋文載之不盡耳  
百乘之家

**注**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禮記大學疏邢疏

案鄭云然者禮記大學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是百乘為采地所出也漢書刑法志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邢疏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禮記坊記曰家賦不過百乘疏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惟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惟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元作公或作大皆誤今改正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一都一縣一甸一甸稅入於王說者據此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惟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復得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稅三百家惟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有氏駢邑三百云此齊下大夫之制則似公侯伯之制下大夫惟三百家者但春秋時齊強臣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為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之常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是百乘為采地一同所出也云廣輪者廣輪猶言幅隕詩商頌長發幅隕既長傳云幅廣也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輪亦圓物則亦言其外周也錢坫謂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非是輪謂周然則廣謂徑歟幅隕亦同此解孔疏乃以廣大周偏釋之誤矣集

解孔曰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鄭義亦然嫌其地廣狹未明故易其說耳左氏襄二十七年傳疏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不云鄭注余蕭客陳總宋翔鳳皆引為注非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注**愈猶勝也左傳襄十三年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注同

宰子晝寢

**注**寢臥息也文選高唐賦注資暇錄

案鄭云然者說文卜部寢臥也寢與寢同說文寢乃病臥之字是寢為臥息也據鄭此注足知

亦也何如  
案鄭注已伏其辭  
馬曰亦弟子公也  
禮記注云公而亦  
子弟子字子華則  
鄭與馬同史記仲尼  
弟子列傳云公而亦  
字子華少孔子四十  
二歲集解引鄭云  
魯人是也

古魯齊三家皆作畫寢無作畫寢者可以正後人讀畫為畫之非

子曰吾未見剛者

注剛謂強志不屈撓  
書象陶

或對曰申枵

注蓋孔子弟子申續  
釋文。

案鄭云然者釋文曰史記云中棠字周家語云中續字周邢疏本之並不其同

異案枵與堂通詩鄭風丰俟我乎堂分箋云堂當為枵是也堂又與棠通魯峻碑

棠棠忠惠辱德孔懌義作堂堂是也根與堂通堂又與棠通故史記作棠漢王政

碑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亦以枵為棠也說文糸部續連也重文賡云古文

續从庚貝後世讀賡字聲轉如庚與枵音近釋文枵直庚反故續字展轉為枵也然於書傳

無據故鄭云蓋以疑之今本史記弟子列傳集作申棠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作申

績攷困學紀聞云今史記以棠為棠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誤也則其誤自宋時

已然特續又績字之誤耳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繇者蓋亦誤字也集解包曰申

枵魯人錢坫曰魯有申氏申繇申豐是也鄭義或亦當然國學紀聞云唐開元二十七年封申

二年封枵文登侯又封棠淄川侯俱列從祀棠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枵

人評之甚矣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  
後漢書極詳傳注。釋文

案鄭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者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注云天命謂

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疏云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

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

生即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元作性誤今正但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

得其濁氣簡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為

九等此據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上中上中中下下下下九等也孔子云唯上知與下愚

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連仁人智人言之故七等

是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也但彼不言血此兼言血者禮運故人者其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疏云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

故鄭兼血言之也吉凶猶言善惡左氏文十八年傳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

姦為凶德是也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鄭兼善惡言者孟荀欲人為善皆就一偏而言鄭以孔子有上知下愚不移之論是性中善惡兼有故云然也云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者鄭注尚書舜典云七政日月五星也七政變動若漢書天文志所云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蜺皆是其變動俱有占候也鄭知天道謂此者左氏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

漢鄭禘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華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為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是天道為七政變動之占也左傳襄十八年天道多在西北杜注云歲在亥章月又建亥但天道所包者廣如漢書

天文志所云經星常宿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隘及迅雷風祲怪雲變氣與五行志所言皆係天道鄭舉其大者故祇言七政變動之占耳動釋文作通錢坫以七政變

通為當時占書非是今定從動字集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夫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古未有以之釋天道者且其言明載十翼學者所共領受何云不可得聞日新之言若以為大畜彖辭則本上屬輝光為白指陳外發無預深微王弼下屬

其德為向若以為大學盤銘則事出人為非關乾運以配元亨實為牽合此由何氏等浮談易老習尚虛無故棄核實之論而創悠謬之說也錢大昕曰古書言天道

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此

偽古文不足據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適竈焉知天道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

之數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王拘幽孔子困厄之類故曰命也此足以破何氏之妄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案鄭注已佚周禮天官太宰八統二曰敬故注云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疏謂他人久敬平仲由平仲敬於他人善在平仲此鄭義也邢疏以為凡人輕交易

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為善者其義淺矣唐書藝文志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必有可觀惜今不傳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

注節柄也刻之為山稅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  
左傳文二年疏○又襄二十三年疏○文選七命注  
案鄭云節柄也刻之為山稅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者禮記明堂位注云山節刻樽

盧為山也藻稅畫侏儒柱為藻文也疏云刻構盧也者節名構盧釋宮云栢謂之  
案李巡云栢今之構盧也則今之斗栱云畫侏儒柱者案釋宮云宗廟謂之梁其  
上楹謂之稅李巡云梁上短柱也禮器注云栢謂之節梁上楹謂之稅宮室之制  
飾士首本大夫達校諸侯斷而礮之天子加密石焉本禮釋合文嘉及音語  
穀梁莊二十四年傳無畫山藻之

禮也疏云釋宮云其梁上楹謂之稅孫炎云梁上侏儒柱也又云栢謂之節李巡  
本節作案謂構盧一名節皆謂斗栱也是也釋文稅本又作椽案說文稅訓木杖  
借用為椽耳禮器釋文云依字當作椽是也云蔡謂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為  
名焉者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云臧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  
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是上云

大蔡下云龜是蔡謂龜也知國君之守龜者此龜居自文仲歷宣叔武仲猶世寶  
之納之於公藉以延其宗祀明是龜寶可知故云然也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  
杜預注左傳云大蔡大龜皆不由言名蔡之由鄭知出蔡地因為名者凡龜多  
以所出之地為名故左傳昭二十五年傳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杜注云僂句龜所  
出地名僂句與僂僂通當是因龜形之宮隆而名之耳  
然以為地刑隆起先名僂句因以名龜亦通是與蔡同是以所出之地為名也故禮器

疏云龜出於蔡故得以為名也臣瓚注漢書云蔡龜名非也左傳疏乃又據漢書  
而駁鄭說謬矣云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者禮記明堂位文云皆非文仲所當有  
之者此並居蔡言之也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居蔡與山節藻稅均是  
文仲僭上之事故云皆非所當有之也集解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為  
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節者栢也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

侈其義略與鄭同鄭所遵用但山節藻稅亦是僭非徒奢侈故鄭增成其義也鄭  
不順經文之次先釋山節藻稅後釋蔡者欲令國君之守龜與天子之廟飾連文  
以見皆非文仲所當有之也包言蔡長尺有二寸不知鄭義然否案白虎通引禮  
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則國君之守龜不得  
有長尺有二寸矣此本卜龜之數左傳云國之守龜  
其有事不下則守龜即卜龜矣

未知焉得仁釋文知  
鄭音智

案鄭注已佚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下同鄭本不自作音云鄭音智者陸述鄭義  
耳鄭必讀知為智者案漢書古今人表首列聖人次仁人次智者其序篇引未知  
焉得仁以見智不如仁故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如仁者所濟遠也論衡  
問孔篇述令尹子文云云而著舊說曰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  
百上疑  
有脫字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為仁攷漢書敘傳班伯受論語於張禹由是班

氏世守其業而王充之學出於班彪見於後漢書本傳故其說大同蓋此讀蓋亦本出於張侯而鄭遵用之耳其後徐幹作中論猶知信用故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智焉得仁乃高仁邪對曰仲尼此有所激非專小知之謂也集解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彼何氏特因王充妄有詰難故改讀如字不知充小辯亂道本無足憑而未知乃疑詞焉得乃斷詞語氣自不相協妄易鄭義適自見其謬耳抑何不自量乎

崔子弑齊君

〔注〕魯讀崔為高今從古

文釋

集解別

案鄭云然者惠棟曰王充論衡曰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是魯讀崔為高也集解同鄭作崔引孔注亦云崔子孔傳古文鄭與之同是今從古也必從古作崔者高子弑君於傳無徵崔杼作亂事見春秋襄二十五年故鄭從古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注〕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

集解

案鄭云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者穀梁文六年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

無佚

禮弓疏引作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以齊仲無逸為二人非

無佚生行父詩魯頌疏又引世本云行父死謚曰文

子是也邢疏云謚法道德博厚曰文云文子忠而有賢行者左氏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危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是又成十六年傳季晉人執季文子于莒邱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曰魯國社稷之臣也是其忠而有賢行也云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者此釋再斯可矣之意也左氏文六年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注云所謂文子三思是其三思而後行也知非以三思過當特加裁抑者凡人以思為難故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文子三思乃其美事孔子此語明是稱許可知故知不以三思為過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釋文鄭讀全小子絕句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不忘其初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釋文云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此章孔注與孟子同與鄭解異則鄭義與孔不同矣所以然者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元有兩文一則曰陳常被冠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在魯哀公元年一則曰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在哀公三年本非一事索隱曰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瑜案小司馬說非是前是思歸後是美冉有也特首二語文字大同後人多誤認為一耳鄭君與孔異讀蓋從史記後條為說以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指言冉有將歸也狂簡斐然成章美冉有之才可大用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季不知季孫何以處之也上言成章故下言裁順文理也既知嘗將大用之又為此慮者喜極而恐不得當也此語解末句謂已不能裁制求之狂簡謬矣不遵用孔義者孔之此注其謬略有四端論語孟子所載文不盡同各為一時而牽合兩詞為一一謬也斐然成章語意全是褒美又云不知裁制上下語意不倫二謬也知其難通而忽加妄作穿鑿四字使斐然成章亦為不盡褒美之語增文失實三謬也孔子自以微罪去國不敢言歸迄哀公十一年冬得魯人幣召方始反魯在發此語後尚有八年其間尚有遷蔡居危至楚沮封適衛命駕諸事而孔云遂歸一似歎畢即治裝者四謬也馬遷親從安國問故乃亦博采傳記以成其說而不與孔同蓋已悟其非也故鄭亦易其義也

盍各言爾志

東都賦小子狂簡不知所裁義同孔氏考班固傳魯論則魯論說與古同也

**注**盍何不也文選思元賦注余蕭客陳鱣宋翔鳳並以為此句注考顏淵篇盍微乎注正如如此未知李善所引果此句注否然彼後此前則此先有注亦其理也今仍之集解被有此無亦可見何氏之疏矣

雍也第六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注**言任諸侯治也禮記檀弓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包注與鄭同鄭所遵用知義然者禮記檀弓云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注云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為人君乎以是南面謂人君也但觀禮天子負斧依南面此知是諸侯者顏淵之才僅堪王佐仲弓之德未或能踰又南面言使明是諸

與之卷  
案鄭注已伏其辭  
曰不才四升曰金邦  
云昭三年左傳曰  
齊魯四晉各自其  
四升為豆各自其  
區區十六升曰區  
案六年四升是也  
注則教士記其人  
志與焉同歸同  
與之度  
案鄭注已伏其辭  
陶人為履厚月二  
半寸厚寸注云五  
三而或數則數受

三升者謂如請與  
之與之則新以此  
原為三升四升集解  
包曰十升曰石者故  
疏云陶令更本有三法  
故謂禮記云十升曰  
斛注云今文數為十  
通即成也是也鄭  
者下文以數為非  
則從多數為是且請  
益數更在食味不  
合及多於食之義非  
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注**子桑秦大夫

釋文。文集解。

案鄭云然者左氏僖九年傳杜注云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是子桑為秦大夫也  
伯子不知鄭義云何集解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疏邢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王

甫好與鄭違則鄭始以子桑伯子為二人歟錢坫引注子桑二字作伯子誤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注**非冉有與之太多

集解。史記。弟子傳集解。

案鄭云然者子華出使國當供給其母但與釜與庾於分已足冉子驟與五秉失  
之太多故言君子不繼富以非之見子華本非貧乏無須五秉也

子曰毋

**注**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

禮記檀弓疏。詩角弓疏。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與鄭義互相備也說文毋部毋止之  
也从女有奸之者引伸為凡禁辭而各隨事為義禮記檀弓云其毋以嘗巧者乎  
則病者乎注毋無也於女甯有病苦與止之疏云依說文此毋是禁辭故由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是也與此止其辭讓

皆是望文為說也云士辭位不辭祿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祿以酬功本由位  
起若自問不堪其任自愧素餐則當早引此身勿好賢路若既有功可紀非同尸  
位則當循常受祿不容矯情干譽蓋祿以馭富王之八柄一人表廉後難為繼也  
言此者見祿之不當辭也中庸云爵祿可祿者辭爵則祿亦辭之故爵祿並言也

陳澧引注以為見來教疏誤也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注**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集解

案鄭云云者邢疏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地官遂人職文案大司徒職云五家為  
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也

必在汶上矣

案鄭注已佚集解作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云鄭本無則吾二字故著之集解孔  
孔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鄭義亦當然也邢疏云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  
南入濟在齊南魯北故曰欲北如齊案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萊蕪西入濟萊蕪禹  
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故說文與志後一說同作泲是也閻若璩曰汶曾氏曰汶有

考史記仲尼弟子列  
傳自言出古文而載  
此由與鄭本同是亦  
古文無此二字而鄭  
之也集解用孔注而  
有則吾二字者何氏  
以意為之耳



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泮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邱入濰者別是也

一簞食

**[注]**簞筥也左傳宣二年疏曰周禮筥人疏曰士儀禮冠禮疏曰晏服傳疏曰御覽四百二

案鄭云然者士冠禮注與此同彼疏云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筥共為一物者鄭舉其類是也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注]**貧者人之所憂而顏子道有所樂故深賢之御覽四百二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與鄭義略同

子游為武城宰

**[注]**武城魯之下邑文選承明策秀才文注

案鄭云然者集解包注與此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於曾子言南武城人子羽傳

次曾子省文不言南攷春秋釋例土地名襄十九年武城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

子羽冢也水經注引京相璠說同知子游所宰亦南武城也孟子曾子居武城有

越寇闖若璩曰即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

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武城為魯之下邑也文選注引此注於子之武城二句之下故陳澧中補遺皆以為子之武城注但李善引書不盡同處此註武城

實在此前並知當為此注也。又案御覽百六十引子之武城定為此注也云武城今在費縣與注例不同必非鄭注故闕之

**[注]**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注]**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

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御覽百七十四又二百六十六

案鄭云云者集解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義與鄭略同但語太

略故鄭增成之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者邢疏云史記弟子傳

云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

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名施予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亦弟

子也是也既是孔子弟子明是子游同門可知鄭必顯言之者見其易為私謁而

滅明無之所以為難也同門即同師之謂義具學而篇云修身正行者此釋行不

由徑也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鄭曰步道曰徑乃月令注耳余謂客陳禮並以為此注誤矣君子不徑不實是亦修身正行之事故言之

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

**[注]**野人粗略儀禮喪服疏

案鄭云然者集解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義與鄭同鄭遵用之也陳鍾宗嗣以此注在先進篇案此經居

前注語又略與包同故定在此

文質彬彬

**注**彬彬雜半貌也後漢書馮約傳注

案鄭云然者集解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文選文賦注引包說以為孔安國注攷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論語曰文質份份重文彬云古文份則作彬者古論字孔傳古論與說文合當依李善所引為是也鄭注字亦作彬是鄭亦從古論也不言從古者說文所載份字或出齊論魯論則與古同非鄭所攷故不言也孔云相半許又云備是雜半貌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

**注**始生之時皆正直詩風有美楚疏

案鄭云然者詩檜風隰有萋楚疏釋之云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是也集解馬曰言人所以元脫此字據刑疏補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鄭不然者孩穉之中笑啼無偽自知識漸啟詐譎始萌由其始生之時皆正直故保其正直者謂當生於世而自終馬君所言乃其餘次義鄭本諸始生而言義得包之矣

知者樂

**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集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注**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能

成况於大事也御覽七百六十一

案鄭云云者此以觚為木簡也史游急就章第一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云觚者學書之積或以記事削木為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即此之謂觚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以有稜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為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顏氏正用鄭說又文選文選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是觚為木簡也但攷說文角部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觚受二升者謂之觚木部柎稜也則木簡之字當為柎假借用觚耳集解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何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鄭不然者此觚若是酒器無妨直言其非何須微詞示意何云喻政益為不詞其說皆非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注〕弗畔不違道

集解

案鄭云然者畔與叛通叛是離去之義故知弗畔為不違道也

夫子夫之曰予所否者

釋文否鄭方有反

〔注〕夫誓也否不也

文釋

釋文

案鄭云云者夫誓也者集解孔注同釋文載繆播說亦然惠棟曰虞翻周易注云夫古誓字是也云否不也者史記孔子世家引此文本作予所不者說文不部否不也釋文引繆播說亦同邢疏云所不為求行治道者是也釋文又引蔡謨云夫陳也爾疏云蔡謨云夫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否王弼李充備鄙反邢疏云藥肇曰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藥氏之解與王李之讀正同又論衡引否直作鄙問孔篇云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此魯論家說也否得讀為鄙者古否鄙字通書堯典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益稷否則威之徐邈音鄙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是鄙鄙同也但云予所否者與左傳諸誓詞之體正合故鄭不從魯而從古也其厭殺之訓王充已覺其不安王李藥蔡之說所以然者集解孔子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况誓義可疑焉故後人多易前說然夫之為誓否之為不皆出古文鄭注不可易也

可謂仁之方也已

〔注〕方猶道也

後漢書班彪傳注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曰方道也鄭意與之同但義非雅故故言猶以通之孟子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是方猶道也

